



光榮的婚姻

王 穎 著
山 東 人 民 出 版 社

光榮的婚姻

王 穎 奮 著
山東人民出版社

書號：0521

光榮的婚姻

著者：王 穎 奮

出版者：山東人民出版社
濟南經三路緯二路

印刷者：山東新華印刷廠
濟南經九路三五號

發行者：新華書店山東分店
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

(濟2)8,001—16,000 1951年2月初版
1952年9月重排再版

「『卡咖！』他說道：『卡咖！你爲什麼來的呢？你所要等待的是那個人，並不是這樣的呀？……』」

漂亮的卡咖對他回答道：『我決定和你百歲到老。我忠實的愛你，非常愛你……不要拋棄我吧！……』

.....

是的，看他們，這就是俄羅斯的性格，好像是很平常的人，但遇到了嚴市的災難時，便生長出一種偉大的力量——人類的美德。」

引A·托爾斯泰：「俄羅斯性格」中蘇聯坦克兵團中尉葉高爾·得列日夫和他的未婚妻卡咖的一段談話。

陳淑英這兩天和爺鬧的很不對勁。過去爺兒倆個從沒紅紅臉，可是，昨天晚上，兩個人竟頭一回吵起架來了。

儘管是這樣，當爺的還總是抱着顆親閨女的心思，再三的對淑英好言勸說。他覺着要不把閨女勸過來，就像眼看着讓閨女掉進了火坑一樣。所以，當陳淑英從互助組裏回來的時候，準備吃晚飯，淑英爺既不吃飯，也不問淑英「耕的怎麼樣了」，「到明天給誰家耕去」，却偏偏把早晨的話又端了出來：

「我說二妮子，妳還是聽着呀！」他掏出煙包來裝着煙，把嗓子放的很低地說，「千說萬道，我若不是妳爺，我操這麼大的閑心幹麼？……」

「快吃飯吧！吃完飯再講還晚啦？」淑英娘在一邊盛着稀飯湯，像有些不耐煩

似地嘟囔着。但淑英爺就像沒聽見一樣，還是繼續地說下去：

「光說是光榮、光榮的，我要妳自己說說，光榮能頂煎餅？還是能頂饅饅呢？找個男人光爲着光榮，還是爲掙吃掙穿白頭到老？」爺把沒抽的煙又磕到荷包裏，坐下來，一面捲着煎餅，一面用筷子輕輕地向上攤着渣腐。「不說他的臉醜俊，就是他那腿吧，現時看還不大能走動呀；哼！『小必生花，老必腿麻』上了年紀可怎麼辦吧？他要腿沒腿，要手沒手，還得妳養着他；叫妳去吃光榮喝光榮去吧！」爺的兩眼還是直巴巴地望着閨女的臉色，看她有沒有變軟。末了他又特別小聲對淑英說：「咱是翻身戶子不假，可不光咱一家吧！人家的閨女怎麼不去嫁個不中用的男人？」

但是陳淑英呢？她還是不顧父親昨晚爲自己的事生的那一場大氣，她的這股勁頭，就是套上三頭大牛也拉不回來。她回答爺的話，同樣還是昨天的一套：

「爺，你怎麼着說吧！他可依舊是我的男人，也是你的女婿啦！他的腿是打蔣介石葬送的，就是他再癩，我的主意也拿定了。如果他不是你女婿，我也不是你的閨女！」陳淑英站了起來，燈光映着她的臉紅得像一隻蘋果，她掠了一下滑下來的

頭髮，接着又說：「要不是爲了打蔣介石，他的腿不是就會好好的嗎？那保準不用費這些事！爺，你還能和蔣介石一個心嗎？」說着把身子一扭，就轉向東邊生起氣來。

「好！我的妮子！」淑英爺把手裏的煎餅扔到蓋子上，長嘆了一聲，頭也轉向西邊，兩手向膝蓋上一拍，「願養着，妳去養着他吧！我的好妮子！妳把爺比成蔣介石啦！」他覺着受到了閨女一個很大的刺激，心裏更加躁亂。

陳淑英沒有再吵，小聲地咕嚕着：「我也不是不能幹活，養活着他就養活着他，你當還不能到老啦！……」

這時，淑英娘坐在一邊，早有些耐不下去，於是就又幫起閨女的陣來，「唉！你真是！閨女是咱倆養活的不差，可總還是我一潑尿，一泡尿『拉扒』大的，俺娘倆都合了意，你也得擁護着點！」

淑英爺氣的又轉過身來，把碗往瓷盆上一推，碰得「咯楞」一聲，指着淑英娘道：「我沒有妳那樣的狠心！攬着閨女往黑道上走！妳這個當娘的也算到了分數了！」

「你怎麼就偏偏說是黑道？我看是亮道。妮子說的也不是不對，現今閨女媳婦

也都能下莊戶，他們合心合意的，誰養活誰還不中？你當是女人家就得世世代代叫男人養着？再說，他還在外面工作呀！」

淑英爺的氣，不但沒有平息，倒覺着眼前一陣黑糊糊的。他氣忿地說：「就說是興『自由』了吧！我當爺的這份話就該妳們當成耳旁風了嗎？我就是蔣介石啦？這就是把閨女養大了賺的嗎？這是什麼事體呀！」他連忙用一隻拳頭在自己的心窩裏輕輕地敲着。

「你的意見不正確，當然我不能接受！」淑英不服氣地說：「我也不是沒告訴你，人家也不是沒來過媒人，你就是不願意，我當閨女的也沒有什麼法子！」

「沒得說了二妮子！你自己應承了就是吧！你爺是『格外的』，『多管閑事』行嗎？死丫頭啊！看看吧！你是弄個蝨子頭上搔啊！」

這時，陳淑英心裏亂得像一堆草：「怎麼辦呢？怎麼能把他說服了呢？……反正我一定得和他結婚！……」想着、愁着，就祇好把門一闖出去了。

「就沒見有這樣的閨女！還是她爺娘受苦養她一場，如今就硬拉纜也收不回網來了！」淑英爺又氣的上床了。

「你就別再叨叨啦！咱還要個啥樣的？我看不能不說是咱的體面女婿，又是她幾年的心上人，你也不是不知道，這不淨叫人家說你：硬着個心給閨女『小鞋』穿嗎？閨女大了，咱就給她個『貼心』吧！別再『強』了！」

「別的都好說，就是他那腿和他那手，妳……」淑英爺還是埋怨着淑英娘。

「你就是硬嫌他的腿，不怪閨女說你有蔣介石的心啦。」

閨女走後，老兩口子還是小聲爭吵着。淑英爺躺在床上簡直像小孩子一樣的使起性子來了！

「唉！我爭不過妳們呀！妳們娘倆使『夾板子』夾我！我的妮子呀！妳和妳娘是扭到一塊去了，我是怎樣養了妳呀？你不聽我的話了……。」

淑英娘只好把飯收拾起來，刷了刷鍋，也在床上呆呆地坐着。

二

說起來，陳大爺老兩口子，在三十多歲的時候，共生過四個孩子——三男一

女。可是因爲當年的日子過得太窮，這幾個孩子不是因爲照養的不好，就是因爲病了沒錢給治，先後都死掉了。二十五年前，陳大爺就在當莊的「陳家大院」裏扎活，陳大娘也在當莊的「八狼」家上鍋、洗衣。她大禿在八歲那年，到地主牲口欄裏趕羊，叫大紅驢子猛一蹄子踢中了頭，血直流，手裏還拿着鞭子，只喊了聲「娘」就死了。陳大娘洗着孩子臉上的血，看着那流出來的腦漿子，痛得抓心，哭啞了嗓子。到了第二年夏天，二禿子在剛下過大雨一兩天，和莊裏的幾個小孩到西泥溝的大江裏逮蛙子吃，在汪沿上一個「滑溜」便跌進深水窩裏淹死了。孩子身上光溜溜的，連根布絲沒掛，陳大娘把孩子倒提着向外倒水，眼珠子都快流了出來，也沒救活。誰知轉過年春天，三禿子鬧疹子又鬧死了。這時陳大爺也「嗚嗚」地哭起來：「老天哪！一個兒你也不給我留啦！你怎麼專治窮人啊？……」陳大娘躺在地上的光打滾，死過去，活過來，半天哭不出一聲兒來。剩下個小妮子剛會挪步，剛能叫娘叫爺，就又淌肚子淌死了。這時就不光是陳大爺陳大娘難過了，就是全莊裏也有不少的人爲他們掉下淚來。都說：「這個命可真比黃連還苦啊！」「老天太不睜眼啦，連個妮子也不給他們留啊！」

從小妮死後，陳大娘還得照樣給地主家洗衣、作飯。可是憐傷勞累怎能不使她整天哭哭啼啼呢？但「八狼」却毗着個狼牙，扯着長腔說：「妳眼瞎？不見我家裏裏裏外外都笑哈哈的？願哭就家去哭吧！妳這顆窮星沖了我的財氣！」陳大娘這時覺着：自己的心叫幾個孩子都撕爛了，現今無兒無女，窮就窮吧，還替誰掙下？所以就收拾了她唯一的貼身家當——一個補破的針線筐，回到自己的兩間草棚裏來。陳大娘還是整天的哭，沒幾天就哭癱了。到街上碰着個小孩就說：「我禿，我是我二禿，這些天你上哪去了？快來家娘親親呀！」看見誰懷裏抱着小孩，就說：「麻煩你們了，快讓我給他餵餵奶吧！」說着就要到人家懷裏去接。

這時的陳大爺呢？白天幹一天活，晚上也是哭着想兒。別的三個伙計們都怕他尋什麼短見，挪個脚步也有人看着他。鐵器、繩子什麼的也都藏了起來。並且常勸他：「兩脚一伸惱不着賣棺材的，財主家還怕咱死嗎？咱要活着！財主不能把土都吞光！」陳大爺聽到這些，也只是嘆口又粗又深的氣說道：「老天給咱安排下的，不服命還有啥法子呢？」說着就不由得滾下幾顆淚珠兒來，更使他担心的是他的老伴，他想：「當爺的心倒寬敞一點，就怕當娘的她心窄呀！」

不出陳大爺所想，有一天傍黑，陳大娘在家哭了一陣以後，果然把一條草繩拴到門欄上了。虧得脖子剛套上去，隔壁的後屋奶奶就一脚踏了進來。原來後屋奶奶自從陳大娘來家以後，她是常來幫助解悶的人，她一見這情形破嗓就喊：「都快來救命呀！快呀！她瞎子呀！……」鄰人們一聽見都擁了來，忙着把陳大娘鬆下來，抬到地舖上去。這時鄰居們都哭了，有的說：「怎好這麼想呀？日頭還會打你門前，過呀！」也有搖着她的頭說：「再可別這樣啦！不是還有孩他爺嗎？」

半天，陳大娘的眼淚才斷斷續續地流了下來，滴到她那乾巴的嘴角上。

三

從這以後，陳大娘雖然還是照常出去要飯，可是，她那想兒盼女的心情一點也沒減。她常對鄰人們說：「我這真是窮斷後啦！到死了連抓把土的人都沒有了；你們當鄰居的要是怕聞臭味，就把俺抬出去尋好埋了吧！」說完兩眼總是淚花花的。這樣，鄰居們也就常說些貼心話給她聽。什麼「那不一準呀，四十九還丟丟

醜啦！沒見妳才剛沾四十邊兒。」又是什麼「四十五還養隻虎啦！」後屋奶奶就講事實給她聽：「東油房家五嬸子，還不是四十六歲養的她五禿！」陳大娘聽了這些話，心裏雖是歡喜，但總是苦笑着說：「絕了後也好啊！養了給他啥吃呀？連塊破尿布也沒有，反正來就來個小窮命鬼，有福的孩子咱可担不起！」

不久鄰居們安慰她的話果然應了真了。第二年的五月，陳大娘覺着自己有孕了，她告訴着鄰人們說：「有了！快兩個月了。」

陳大爺當然也是很高興。他覺着自己像有了「盼頭」一樣。一我也不敢再給人家出那牛力了，租種上幾畝地，給他抓拾點小家業吧！」陳大爺把這個盤算，滿面帶笑的告訴了陳大娘。陳大娘也是又愁又喜地說道：「那可就看小東西有沒有福氣啦！」

日子一月一月的過去，到陳大娘「不方便」的時候，已經到了冰雪天氣。陳大爺也辭了工，伙計們都幫了他幾個本錢，叫他挑起「八股繩」來。鄰居們這時也你給張煎餅、他送碗渣腐的，陳大娘就再沒有出去要飯。到了臘月初十日，半夜子時，陳大娘生下了一個小孩，「啊啊」的哭着，是個妮子。

「妮子也好哇，有好妮子就不愁有好女婿！」接生的後屋奶奶說着，把小孩的臍帶剪完，用溫水洗了洗，包起來，放到陳大娘的懷裏摟着。第二天這草棚的門上掛起了「紅子」。陳大爺進進出出喜得什麼似的，燒水、生火、熬米湯、煮蛋都是他自己動手做。孩子軟「塌塌」的，一抱在懷裏，他就用滿是鬍子的嘴親親她。這時滿莊人也爲這喜事歡喜，都議論道：「這戶人家總算還絕不了後。」也有的人在背後裏替他們禱告着：「千萬可給留着啊，別叫她再攤上什麼三長四短。」

陳大娘陳大爺在艱難的日子裏，一天天的看着小妮子長大了，漸漸地會笑、會爬、會叫「爺娘」。稍有點冷熱，都會使他們嚇得心驚肉跳。慢慢地，這妮子會挪步了。「再有個兒又多麼好呀！金全乎乎的。」陳大娘又常常這麼想着、盼着，可是這個希望是再也望不到了，因爲人已經是一天天的老了。

吃了今日沒明日的窮日子，說來是一段苦路，可是回頭一望，又是多麼快呀！陳大爺現在已經是六十三的老漢，陳大娘也是六十二歲的老太婆了；當年的小妮子——現在叫「陳淑英」——是二十二歲的大姑娘了，她是共產黨陳家莊支部的黨員之一，也是陳家莊上的勞動能手，全縣的勞動模範。她的「未婚夫」，最近也從

前線上光榮的轉到後方來工作了。

四

「富有富親，窮有窮愛」，在當年，陳大爺和陳大娘不管怎樣窮，老兩口子對於自己這惟一的閨女，總是特別的喜歡。老人們寧肯自己穿的破破爛爛，肚子裏多受些屈，也拼命叫閨女不太「現眼」。特別到了陳淑英懂得愛俊的時候，陳大娘就一面要飯，一面又在筊子裏捎帶着做個小針線生意。所以每到過年的時候，還能湊付着給閨女裁幾尺花布，買兩尺紅頭繩子。至於陳大爺，每年也是多給人家地裏上幾挑糞，忙了就放下扁担打幾個短工，甚至還少抽幾袋「大把抓」（最孬的煙葉），也總要給閨女添添針線包兒。逢年過節，也要買雙棗紅色的或是瓜瓢色的襪子。常了，陳淑英這顆小小的心裏，就覺着有些過意不去，有時就說：「娘！妳給爺截條褲子穿吧！」「娘！截幾尺布妳補補襖吧！看妳的襖爛得快不能穿啦！」可是陳大娘總說：「老人們怎麼也過得去！俺不攀妳。」

一天一天的，陳淑英這閨女出息得可真好。八歲上照舊規矩應該裹腳，可是陳大娘給她裹了幾次，見閨女哭得厲害，就不忍心再裹了。村裏的青年人都說：「二妮子這朵花越開越俊啦！」也有的人說：「老年得俊女，真沒想到。」一些老人們就說：「那妮子可是她爺娘的『貼心膏』和『順氣丸』啊！」這個時候，陳淑英雖已開始幫助她爺在地裏打窖，可是她的頭從不見「呼達」着跟個毛包似的；沒油使，也是用水梳得勻勻貼貼，辮子和一縷青寬帶樣的在脊梁上丟擲着。衣裳破了吧，雖然是縫不好，可也是這抽抽那補補的不叫露着。「爺呀！娘呀！」的一行一動不離嘴，叫的是那樣親。這幾年陳大娘和陳大爺看着閨女長大，覺着嘴裏不光是苦胆了，也有了甜頭了。這時老兩口子合計着——日子要真能過好了，就給妮子招上個「倒踏門」，又當女婿又當兒郎，盼兒盼女一場，總算沒落空。

可是到了陳淑英十四歲這年，當莊地主陳萬財便託「四巧嘴」爲媒，想說給他二兒陳永生。彩禮是：麥子兩斗，高粱五斗，大頭泔八十塊，手飾全套。一提這，陳大娘馬上就好氣一頓，沒管三七二十一，朝着「四巧嘴」就是迎頭一棒：「我閨女的親事，只求地場相宜，俺決不靠她使一個銅錢！」

「我這是抱着『好意』來的呀！東西還可以再添添呢。」

「那你就把你這份『好意』帶回去吧！」陳大娘氣恨地拒絕着，並在心裏狠狠地說道：「要是你的嘴癢癢了，就上磚牆上去磨磨吧！」

「四巧嘴」見陳大娘勢頭這樣兇猛，也只好說幾句回脖話，狼狽退去。

陳大爺趕完早集回來，放下筐担，忽見老伴滿臉氣繃繃的，手裏拿着兩把苦菜，看一陣，想一陣，接着又長嘆一聲，把眼前的菜筐掀翻，躺倒在地鋪上。陳大爺一陣心驚，忙問道：「怎麼啦？和誰生這麼大的氣？快叫閨女來給你亮亮心胸。」陳大娘坐起來，一把拉住老頭子的手，氣哼哼地說道：「我越想越氣的慌！剛才『四巧嘴』來給妮子說媒……」陳大爺問：「說的哪家？」陳大娘道：「要提別家誰還生氣？她提的是陳萬財家！」陳大爺心裏急得猛跳了一下，連忙問：「這個閨王！你可答應他了？」陳大娘道：「滾他娘的吧！財主家的鍋好刷？是煎餅好烙？還是他爺們的賊相好看？我能睜着眼把閨女往苦海裏扔？不管他這樣多少，那樣多少，就算拿座金山銀庫來，閨女他也摸不着的！」陳大娘越氣嗓音越高，幾乎流出淚來。